

東平選集

東 平 選 集

丘 東 平 著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 1958 •

內 容 提 要

本書從東平同志遺作編選而成，共收中、短篇小說十四篇，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寫於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記錄了人民的覺醒和生長過程。

第二部分寫於抗日戰爭初期，可以看到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作者暴露了國民黨反動派的破壞抗戰，控訴了日軍的殘暴。

第三部分是作者參加新四軍挺進敵後抗日根據地時所寫，表現了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人民的力量。

東 平 選 集

丘 東 平 著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011 號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號 479

開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張 6 7/8 插頁 1 字數 147,000

1953 年 8 月第 1 版

1958 年 1 月第 4 次印刷

印數 27,521—34,120 定價(6) 0.70 元

東平遜集



丘 東 平 像

目次

沈鬱的梅冷城……………一

多嘴的賽娥……………一七

一個小孩的教養……………二七

中校副官……………三四

慈善家……………五五

*

第七連……………六三

我們在那裏打了敗戰……………七五

我認識了這樣的敵人……………八二

一個連長的戰鬥遭遇·····	九七
----------------	----

*

王凌崗的小戰鬥·····	一三
逃出了頑固分子的毒手·····	一三
友軍的營長·····	一四
溧武路上的故事·····	一四
茅山下·····	一五

沈鬱的梅冷城

一

爲了一個愚蠢的守衛兵被暗算，也許是再微小些的原因吧，以致梅冷在防禦上偶然失手的事，是一點兒也沒有什麼稀奇的。保衛隊有着克服一切騷亂的能力，經過了一場惡戰之後，暴徒們趁着夜裏來，又趁着夜裏走了。

但是，保衛隊還有着不能不嚴重地加以研辦的事。

保衛隊宣佈了一連三天的戒嚴令，把梅冷的四關口都封鎖住了。人們只可以從外面走進城裏，卻不准從城裏放出一個，——這唯一的任務，是搜捕在城裏作着潛伏工作的叛黨。

注意力的集中點，在於×軍襲城的時候，城裏發現的一顆炸彈。

炸彈在一間理髮店的門口爆發了。

這暴力，除卻在那街道上深深地挖成了一個窟窿之外，牠似乎着重於一種無謂的忿恨的發洩，理髮店的玻璃窗，給震裂得像不懂得愛惜精力的小孩子拿着鐵鎚兒細心地一片片去鎚成的一樣。

於是，一切成爲臆測中的事了。

那最簡單，最易於給抓在手心裏的線索是：

第一，對於這炸彈爆發後的更嚴重的事態的繼起之假定。其次呢：

投擲炸彈的人之必爲×軍的內應，那是毫無疑義的了。

並且，——

最可注目的是那理髮店裏的理髮匠。

馬可勃，那理髮匠是最初受審問的一個了。

馬可勃是一個剛剛學會理髮的小孩子。他的父親在通行外洋的大輪船裏當水手，常常隔了很久才回來一次，母親是在他兩歲的時候就去世了。馬可勃給寄養在一位親戚的家裏，不久，從遠遠的地方，傳來了他的父親在船上失事的噩耗。從這時候起，馬可勃給親戚趕開去。

他在田野上糊塗地亂跑，學會了用竹篾片子編成的有着葫蘆嘴的小籃子去小河邊撈魚的事。

有一次，天剛剛下過了大雨，馬可勃偶然經過一個滿裝着春水的池塘的岸畔。

太陽冒着天上低低的薄霧射出了新的光輝，水銀一樣披瀉在那蒙茸，碧綠，帶着水影的禾苗上。青蛙兒，呱呱，異聲同調地唱着牠們的歌曲，彈着天生口吃的舌頭，不怕千遍萬遍的重複。

馬可勃遠遠地望見了，那邊，在一條田徑和另一條田徑之間流着一條小小的溝渠，溝渠裏露出了

一個人頭，——馬可勃所看到的是梅冷的中年以上的農人喜意在後腦上留着的一排短髮。當那人偶然回轉頭來，發現了馬可勃正從這邊向着他走去的時候，他張開着嘴巴，——他一定遭遇了什麼怪異的事，並且，他顯然對着馬可勃呼救。可是馬可勃的耳朵給蛙聲嘈壞了，一點也聽不出什麼。

那人的下半身浸在水裏，一重給雨水淋得溼透的薄薄的破襯衣，像街市裏的牆壁上膠着的廣告紙一樣，膠住了他的紫黑色的皮膚。從他那痛苦的臉相上，馬可勃所受的刺激，突然的叫那小小的心靈向着最偉大最成熟的方面擴展開去。

馬可勃於是高高的站立在那小溝渠的堤岸上。

『啊，——你可不是受了傷？』

馬可勃這當兒的胸腔裏裝着光亮的靈魂，他快活極了，對着那人居高臨下的發問着。

那人依然張開了嘴巴，但是，一點兒也沒有效果，他用着最忍耐的聲音低低地呻吟着。馬可勃始終聽不出他說的是什麼。

——所以馬可勃是一個聰明的孩子，他已經有了覺悟了。

他看着那人伸出了一隻手。

『對啦！』

馬可勃暗暗的點着頭，在一束禾苗的腳脛下拾起了一頂給浸得快要化解了的帽子。

並且，這樣的時間是一霎眼也不能遲緩的，他依照着那人的無聲的吩咐，在那溼帽子的夾布裏檢

出了一包類似炭灰一樣的藥物，丟進那人的嘴巴裏。

過了一會兒，那人終於活躍地掙扎起來了。有一條很大的簫子蛇在他的手裏給抓着，翻出了白色的肚皮，一條長長的尾巴在半空裏捲旋着。

經過了這件事，馬可勃依着成年人的行徑結識了那怪異的傢伙，就是那個幸而讓他救活了起來的捉蛇人。

不久，那捉蛇人卻又讓一條最毒的毒蛇咬死了。

馬可勃，於是，重又退下來從成年人變成了小孩子，到一個村莊裏去給人家牧馬。

但是馬可勃始終得不到一個安息的地方，主人沒有留給他一點兒的情面，因為他突然變成了冒冒失失的樣子，在馬尾上點着了火，把馬尾燒掉了。

當他做了理髮匠的時候，他還是覺得自己沒有一點兒的成就，因為他鄙視着理髮這一行業，他用自己積下來的錢買了好些把鑿子和小刀，要去學習彫刻。

關於彫刻，他聽過了一個故事。

這故事的好處，在於說這故事的人不在了，不曉得是從誰人的嘴裏傳下來的。他希望這故事能够在世上絕了跡，——那末，他將變成了這故事裏的人物，希望着這故事的再演。

馬可勃於是遊蕩在他的神妙的幻覺中了。

但是，他天生着一付忠實的臉孔；他勤於做事，肯於受付託；從他的嘴裏最容易得到答應。

馬可勃在軍法處受審問的時候，他變得越發馴良了，像是聽從着理髮店的師父師兄們雜亂的叫喚聲，一下子掃地，一下子拿刷子般的，那小小的腦袋忙碌地轉動着；站在檢察官的面前裝着不曾聽見或者不曾覺察的傻頭傻腦的樣子，於是是一件頂難的難事。

『這樣的嗎？——那樣的嗎？——』

檢察官的發問像劍子的鋒梢般發亮着，尾隨着他的口供，緊緊的追踪着。

『是的！』馬可勃的心裏，有着一條長長的退路，這退路恐怕是和那雕刻的故事，也有點兒關係的，『——炸彈，什麼呀！——噫，是的，這炸彈——是那個挑伏契米多里，他從別處帶給我的，我知道這件事……』

二

從那一百幾十個囚徒的羣中，契米多里，他被提到軍法處來了。

聽說這個人曾經拒捕，他的左手在和保衛隊掙扎的時候給砍斷了。他的妻曾經結識了一個牧師，在牧師那邊知道了一種止痛藥，那是所有的止痛藥中最能止痛的一種，契米多里的創口一點兒也不要緊，有着這樣的藥在敷着。他原本就長得強壯而且高大，兩條褲筒高高的捲在大腿上，一對巨粗的腳脛像彎彎的刀板一般，朝着相反的方向牢固地分站着。爲着身上失了許多血，這下子他的神情變得有點兒憔悴了。

契米多里是梅冷城裏的人，爲梅冷和海隆兩地間的商號輸送貨物的一個挑伕。

從海隆到梅冷，沒有河流也沒有鐵道，只有一條峻險的山路，要流轉彼此的貨物，挑伕，這就是獨一無二的交通利器。

契米多里參在從梅冷出發的挑伕的羣中，和平常時候一樣，在正午以前到達了海隆。他們把貨物分送給許多商號，再又從許多商號中接受了向梅冷方面輸去的貨物之後，依例是聚集在一間館子裏，解下了自己帶來的乾糧，沒有帶乾糧的便吩咐店夥做幾個黑麵團。

契米多里有着別的任务。他連中飯也不在這裏吃了。這一天，一走進了海隆，便沒有看到他的影子。

契米多里那裏去呢？

自己只管照料着自己的人們恐怕不會這樣問。

這樣，契米多里在一點兒也不受注意的時間裏做完了許多事。

現在，他是可以回去的了。

但是，他必須把時間拖延下來。譬如往常回來的時間是在下午一點，那末這一次就必須拖延到兩點，最好還是在兩點以後，這樣，在路上，他可以躲開了他的同伴們，避免許多無謂的阻梗，他們已經到了前面很遠很遠的地方去了。

一條小山溪，在那堅凝，峭厲的山谷裏苦苦地掙扎着，幸而打通了一條小小的門徑，冷冷朗朗，發

出悠閒輕逸的笑聲。從海隆到梅冷的山路，逶迤沿着那小山溪的岸畔走，小蛇兒似的，膽怯而又詭譎地，忽而，爬上了那掛着威嚇的面孔的石堆，忽而，穿過那爲長長的紅腳草所掩沒的小石橋。兩邊，高高的山峯，用着各種各樣可驚的姿勢，人對那小山溪所流過的地方俯瞰着，而且無寧說是尋覓着。契米多里挑着沉重的擔子，一步一步的喘着氣，在一處有着野槐的濃蔭的路旁歇息下來。他像一隻吃人的野獸，在未會把人攔在手裏之前，卻反而躲避起來了，簡直有點兒怕見人。但是這當兒，路上走過了一個戴着第一號大草帽，有點兒像大商號的出海一樣的人，接着是兩個抬着空轎子的轎伕，……契米多里傾斜着上身站着，吐了一嘴口沫，變換腳脛的姿勢，這樣的動作都似乎給予了可疑的材料，而他所幹的事就要毫無隱匿的敗露了！

契米多里的經過是良好的，過了一會，他爬上一株高樹的梢末去作一回瞭望，知道附近至少是半里之內再也沒有一個過路人。契米多里於是把兩條指頭夾着拿進嘴裏，用力的一吹，發出了哨子一樣的尖銳的聲音，接着，從那樹林裏爬出了一個人。這人是誰呢？契米多里不認識，但是他所認識的不是人的面孔，卻是一種共通的訊號。

契米多里終於說出了，——

這是超過了一切的忍耐力的肉體的痛苦迫着他說的。他給倒吊在半空中，有三條夾着鉛線絞成的皮鞭子在他的給脫得赤條條的身上連捷地交替着。他暈了過去，又給用冷水噴醒來，另外，在那斷臂膊的傷口敷着的藥給扔掉了，換上了一包鹹，在鹹着。

契米多里怪聲地叫着。

「……炸——炸彈——是從那——那人（從樹林裏出來的那人）的手裏交給我的……」
契米多里鼓着他那將近死去的活力說。

三

『馬可勃，』檢察官回轉頭，有條不紊地呼着那小孩子的名字：『契米多里把炸彈運來了，放在你們的店子裏，等到那一夜，×軍在城外開槍的時候哪，——喂，馬可勃，你害怕着什麼呢？——你說吧！你就把那炸彈交給別人，不，那顯然是你自己動手擲，真的，你一定連炸彈一離手就立即爆發的事還是不大懂的，——是這樣的嗎？』

但是馬可勃搖盪着他的小小的腦袋。

『不是的，』他辯白着：『有一個人，他來得慢了一點，手裏拿着一張紙條子，上面有着×××××（×軍的首領）的簽名，從我的手裏，他把那炸彈取去了！——什麼，喔，這個人的名字是記得的，他叫做克林堡——』

這樣，事態就突然的轉變嚴重了。

檢察官雙手放在台面上，互相地盤弄着指頭，對於馬可勃的話裝作不會聽見。

『什麼？——你說的是誰呢？』

馬可勃睜大着眼，——但是，他立即鎮靜下來了，他回答得更加確鑿而且有力。

『誰？——就是克林堡呀？』

保衛隊的總隊長，華特洛夫斯基，他是有着一位名叫克林堡的弟弟的。

檢察官沉默下來了。他回轉頭，對着他並列地坐着的總隊長望了望。

華特洛夫斯基一隻手握著指揮刀，一隻手放在膝蓋上，左胸上掛着的一排精巧的勳章兒，搖搖盪盪，刺眼地閃爍着。

華特洛夫斯基隔壁是軍法處長，他年紀老了，頭上披着亮致的銀髮，曲着背脊，喀！——喀！一聲兩聲，爲着要調劑這突如其來的寂寞，他謹慎地適當地咳嗽着。

華特洛夫斯基於是聳着那高大強壯的身軀站立起來。一對嚴峻的眼睛，垂直着視線，從那高高突起的胸脯向下監視着馬可勃的靈魂。

馬可勃顫抖着。

華特洛夫斯基作着簡短的語句怒吼：

『你說什麼人？——什麼人叫克林堡？——你發瘋了！』

馬可勃正想重又說出克林堡的名字，但是華特洛夫斯基已經揮起了他的皮靴尖，——馬可勃的屁股重重地倒撞在審判所最中央的一塊紅磚上，哼的一聲，像小孩子在夢中時叫了出來的聲音一樣。

克林堡是一個年少而且精幹的麵包師。他還不會結婚，可是很早就成長了，他的上顎茁發着一根根的粗硬的英俊的鬍子。他不善於應用他的強健的體格，那突挺着的胸脯不肯讓他張得更挺，那高高的肩峯不肯讓他張得更高，並且，克林堡在剛剛發育的時候就有着這麼的一種奇異的想頭，他覺得自己在空間裏佔去的位置太多了，一個人這樣的長大起來似乎是未經允許而應受干涉的一般。克林堡想極力的把自己的身裁縮小，但是不行，只是把背脊弄得有點兒駝罷了。

克林堡的父親是馬福蘭的村長，當他的大兒子華特洛夫斯基還不會在梅冷當總隊長的時候，他自己已經很早就出名了。

約翰遜·鮑克羅（那村長的名字）的祖先是遠自熱帶遷來的，所以，他不但是虔誠的耶和華的信徒，而且有着很深的釋加牟尼的氣味。他進了高等學校。他說他的信仰是和生物學也有着密切互通的關係的。從生物學出發，他主張除了他自己，別的人都應該吃素。然而這樣是不够說明他的爲人的，他是一個怪異的人物，至少克林堡已經開始有着這種判斷了。

有一次，一個小孩子提到了一隻鸞鷟，在村長的門口經過，給約翰遜·鮑克羅覺察了。

『你捉了牠幹什麼用？豈不是要把牠活活的弄死去嗎？』

小孩子當爲做出了大不了的反事，被嚴峻地詰問着。